



復性辨

附

答疑五

堯齊十辨

特別  
□13  
3856



復性辨上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無奇行異說之接乎人之耳目。其不一  
而同也。有造言亂民之典。以齊之。及其下  
衰也。學術渙散。無所統盟。不唯邪說暴行  
之興。聖人之道乖馳。同是堯舜而所是不  
同。非禁紂而所非不同。彼以為至言。茲  
道則我以為邪說。暴行互相攻擊。辨難不  
已。其故何哉。徒託之義理而不驗之事。

實故也。其苟驗之事實，則無二。是冰無二。冰字疑衍  
冰夫何辨難之有。自漢而後，天下學者，華  
則損，徐庾之辭藻，質則守，酈服之箋傳，董  
揚王韓蓋代專場，衛道虽切，猶未純心。及  
至宋氏，諸賢輩出，互相倡明，踐履篤而講  
究精，天下靡然信周程張朱氏之大宗，嫡  
胤也。而尚有遺義者，何也。聖人之教人，其  
方固冰一端，然皆莫冰漸次積累以成其  
大也。故論語首章，乃曰學而思，習之有子

云曰：君子務本，一立而道生。所謂曰習曰  
務者，乃即其變。而孟子所謂擴充者，是也。  
蓋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而  
其本具於人，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擴充之以成其德  
也。其餘曰崇德曰彼義一也。唯佛老氏之  
學，其說亦冰一端，然莫不以反其初為說。  
焉。老氏以為有生於無，佛氏以為人皆具  
佛性，故言其修為工夫。老莊氏欲絕仁義

廢禮樂以反其無所以說復悅說復初佛  
氏欲絕欲息妻超脫輪迴證其所理亦覺  
真如者以到佛地所以說還滅說歸真至  
後世儒者之所理則居倫理徭常之間禮  
有刑政之美固已異彼二氏之道矣而誓  
其所說彼則以虛無寂滅反其初此則去  
物欲戔氣質以求復其初其所道虽異而  
其手段則一也然天下之物生人之業凡  
有生之物皆必有其本而積小至大克微

至顯未嘗有復其初能成者也唯一定之  
以物如明鏡如止水則在去其蔽復其初故  
活物之漸長也不唯流水崩蘗為然凡人  
之為吏亦莫不進不唯人之為事為然人  
之進道亦莫不然不唯人之進道為然聖  
人之德亦莫不然何者孔子自十有五志  
於學而至七十始曰不踰矩聖人之資固  
虽異於常人而年愈高德愈邵有人不及  
知而已独知之者若以復性之說言之則

七十不踰矩之盛已全嬉戲俎豆之暇生  
於知安行之資其將有拘蔽而至七十始曰  
不踰矩耶可見。雖聖人之德必積漸以至  
成也。故先儒唱復性之說而其所以成  
德達材著書立言為萬世稱道者皆工夫  
積累以至其成也。原其拘生之辰則其所  
蘊畜曾無許。其事業不唯驗之于儒者之  
事有所不合。而見異端之徒其稱佛稱祖  
為其徒之兩信奉崇仰者其所以修。雖異而

有曰  
而亦積累工夫。而後能得成其道也。尚其  
生之初則無許。其知識此理之所在不可  
誣。口能言之。而身不得如其言。故人之恒  
言六曰學進。而未嘗學復者也。然則復性  
之說不唯聖人之所不言。實理之所無也。  
此所謂驗之實。而不然者。所以於宋學  
既成之後尚不免有遺議也。

復性辨中

聖人之言性有克養之方而無復初之說以復說性後儒之陋說也允言復者物失其本而反初之謂故日月之蝕復明曰復皆疾之愈也曰復若使天下之人其初全具聖人之才德而後來始失之則固復其性之初而可矣而原其出胎墮地之吮乳而啼蠹而動不知是非不辨好惡及不知父母兄長若欲復其性之初則固與

之可除六與善之可指惟其蠹之中為善之本具焉故其稍長也分是非辨好惡見父母則知親見兄長則知教此人性之所以為善而非物之所能及所以為聖賢之木具於此矣苟有以養之則仁義禮智矣不然則虽有可以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有以成仁義禮智之德矣譬猶虽有良材而不槩則不能為弓虽有精金而不淬則不能為劍此教之所以不可與也

可必成

落字凡力

故聖人使人就其四端之木心而自是擴  
克以其所不忍推之于其所忍以其所不  
為推之于其所為辭讓之心因事愈長是  
成冰之心隨物益明以得仁義禮智之益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  
仁也敬長義也與他達之天下也是也所  
以孟子每就流水蘭麝為喻水取其流行

木取其漸長而以擴克四端之心為下手  
之始言其極功則曰仁覆天下矣則曰足  
保四海矣譬有一顆松子方發生之旼時  
之腴壤則不日而莖甲拆矣莖葉抽矣日  
月以烜之雨露以潤之則日長年茂可以  
為千仞之喬木矣今覩一顆松子謂後來  
可為千仞之喬木則固有其說矣謂之即  
千仞之喬木而可乎哉二葉之松四端之  
心也千尋之松仁義之益也若以四端為

性之發而求仁義於其初則何以異乎  
之形於莠甲之初哉若禮雖與其形而其  
理全於初則凡所謂恩愛裕澤者仁之踈  
者而與形之中乃仁之實處與浮屠之以  
綱常倫理為信諦而以虛與空寂為真諦  
亦何以異哉聖人之學實學也聖人之語  
實語也故聖人之說性有克復之方而與  
復初之說漢唐諸儒其說雖明悉亦皆遵  
古義而不敢違也唐之中葉有李翱字習

之者及韓文公之門著復性書三篇儒者  
之言復性自是而始及宋程朱氏專說復  
性其意以為人性即理而本善生來具足  
不待教法而與虧欠但中間為氣稟拘於  
前物欲蔽於後而原初所受之理為之所  
蔽蝕而與聖人大異矣故今日學問受用  
專要決去其中間所蝕物欲以及其本初  
之休猶鑑之明也為塵垢而失其明磨其  
失塵垢則仍舊光明月之清也為雲埃而其



光掀其浮雲則仍舊清朗故朱子曰使人  
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又大學章句曰學者  
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性是也蓋  
人活物也道亦活物故人之進道猶草木  
之長茂流水之流行皆自小而至大自微  
而至其他百工伎藝之成亦莫不皆自  
生而至熟自粗而至精未嘗有反其初以  
能成其事者今夫有手則可以挽弓有指  
則可以握筆此其端本也苟習而不已則

可以為羿可以為義此擴克之方也世不  
習書學射則虽有手而不能挽弓虽有指  
不能把筆若以復初之說言之則凡天下  
人其初皆羿也義也但中間為欲所蔽而  
至不能識一字放一矢但去其蔽則羿也  
義也豈有此理乎哉

復性辨下

或曰。聖人無復性之說。然則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及孟子所謂湯武所謂反之者。將何謂乎。曰。此後錯會其說。以為復性之證。原聖人之意。殊不此為。夫子所謂復禮者。及踐行之意。非還初及本之謂也。蓋禮者。所以守夫仁也。仁道雖大。而不禮以節文之。則仁不得守也。譬猶土宇之廣也。不別之。列縣封之。山川則土宇不可得守也。

何者。仁者固無不受也。然欲護治凡行道之瘡疾。如看己之父兄子弟之疾。則不唯堯舜之所病。諸而汎濫。與統應按。與方己亦不可得。孝乎。其父弟乎。其兄矣。故禮以節文之。因其親疎貴賤之等。以品節之。老吾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仁可以守矣。故聖人之言仁。每必舉禮而言。正為此耳。答之顏子問仁。以克己復禮答之。此意也。蓋己者。

對人之稱，凡不仁之事，皆出於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於是彼我偏頗，殘忍克忌之心起矣。故克去有己之心，周愛人者，仁之所以大。而及後行礼，則亦事各有節，而不知兼愛二木之范，與據而不可以守矣。此夫子之所以告之也。若如後世之說，則克己復禮者，克去私欲，及天理之禮。夫己者，皆對人而言之。指自身，如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曰己欲達而達人，曰古之學者為己。

己今學者為人是也。未嘗有為己之私欲者也。禮者大而貴賤尊卑之別，小而揖讓進退之節。凡聖賢之所云禮者，皆是也。未嘗有為天理之名者也。宋儒以仁為理，故解為反天理，此錯會其義焉耳。然則不可以此為復性之證也。明矣。若夫孟子所稱湯武反之者，則亦異焉。所稱反者，及求自修之意，而亦非反本還初之謂也。孟子此言嘗二言之，一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

之也。一則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也。其一日  
反之。一曰身之則反求身之體而非反初之  
意也。中庸又曰反身而誠則反身二字併  
而言之。蓋古者或言反或言身皆通言修  
身之義可見矣。曾子亦曰自反而縮。禮記  
亦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可併按矣。然  
則孟子所云反之者亦不可以為復性之  
證矣。

寶永五年戊子春三月平安伊藤長胤著

皇明文衡卷十四

夷齊十辨

世書余少年所騰書也今見之轉倒  
倒錯誤殊多不可流世古人所撰雞卵  
者不思其尚當正書不校云云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  
齊之跡。三辨武王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  
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與夷齊。六辨史  
記本傳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  
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  
祭文王墓而后行去不同。九辨大史公之誤原  
原於輕信逸詩。十辨九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

辨義士非之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然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生曰夫  
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位而稱焉伯夷叔齊者事與始末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與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

人與如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之大槩然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未有所察惟史記後孔孟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崗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士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

七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世無窮之惑。則  
遷之功。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  
已。史記既載此事。子傳又於周紀世家諸篇。歷  
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隙。備極形容。文  
字既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不折衷。則或兩  
是。曰武王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万世立君臣  
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身已。其偏信也。則曰夷  
齊於武王。謂之殺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  
眉山蘓公之論身已。嗚呼。此事孔子孟未嘗言。而

史遷安得此歎。或問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  
言。則首陽之事。孔子章之言。子既知有論語。  
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  
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曰。思誤以  
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往而私  
焉。伯夷對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私之。論  
語未嘗言餓而死。而史遷何自知之。餓其豈必  
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  
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

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  
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  
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  
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芩首陽  
之顛。采芩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  
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  
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今且以意度之。  
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  
色之所。逃後能絕國人之患。首陽固其所也。蓋

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  
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  
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同。而今不可知  
耳。逃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  
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  
世稱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  
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  
見於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蓋論語此章  
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

誤讀遂謂夫子各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也夫  
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責主於有國無  
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  
乘所理有馬千駟者蓋存言有國也夷齊可  
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殺景公之兄莊公而  
景公得立崔子執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  
享國日久奉已而已現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  
傷眷意富貴直欲與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  
一無別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

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  
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  
以深取夷齊者但指辭國一節而責自足若曰  
夫子取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與也  
夫今太夫子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  
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也但逃之時  
而不死者蓋責之世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侶而  
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迂也指文武為強大諸  
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



於列傳則首伯夷。迂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  
武盛德至仁者皆憂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  
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  
欺，斯世按之，猶可姑存。以觀論語。則武王萬世  
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万世亂臣  
賊子知畏清義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  
僕未終，亦不得已也。世實欲及彼，究竟折服史  
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補詩續書論  
世知人，不當草。幸毋倦，聆夫夷齊孔子之言。

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取證  
孤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與也。  
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周文王作，與曰：孟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  
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西遜國，但逃之下。即  
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  
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殺君，蓋以  
為遇武王於道也。於是之者，如春秋之書，遂事  
得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之

二子亦已免喪否欤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  
世逃彼歸此如同時世身喪父死自不得共哭  
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欤嗚呼此  
必無之事也夫迂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  
謂迂為未嘗見孟子欤則迂知其有七篇其作  
孟子傳自記嘗說之而屢嘆云世而如此書伯  
夷者其意可相也迂以周粟不食為奇節故欲  
要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實本與於  
紂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

下說之於是一語尚可想其迂就增損之情態  
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  
太公尚不相謀而但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  
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  
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世伯夷伯夷昔  
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齒豈必與太公等吾意  
武王之時未必徒有所謂伯夷者也而迂所作  
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  
歸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

王初年欽末年欽不可考而遷於周紀則嘗以  
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茲幼孔  
賢待士以此多歸之夷裔在孤竹周西伯善  
養老往歸之世後大顛闕矢散亘生鬻子辛申  
太公之後皆往歸之世後曰崇侯纘西伯於紂  
囚于羑里世後紂釋文王賜弓矢鉄鉞得專征  
伐又數年而書聃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代大戎  
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  
如此者凡七上去夷裔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

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排布歲年而夷  
裔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以天下之大老其來  
在文王即位之首其他未之先也未久之年若  
興其入統及武王已平殷受天下宗周之後姑  
少許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  
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  
作伯夷傳乃言夷裔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  
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兩夷  
裔乎抑即周紀所書夷裔乎若即周紀所書夷

奔則歸國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歧豐之境也。  
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其戎候車既駕，  
而後出竒駛衆，道路於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  
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當其勿  
勿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  
也，則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現其  
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與語  
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闕，群小號呶而逐  
怪儒，生姓名無弁據臂，其間陳說勸止，嗚嗟乎！

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  
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行師無紀，左右  
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危  
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  
不及用，則是彼比于此，殺夷奇，其何以有辭於  
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  
噫！見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覲  
兵至于孟津，載木主於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  
也。古無墓祭，畢之說亦忘矣。世一日祭于畢，一

曰父死不葬又何也。迂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子若以孔孟之說折迂，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純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迂之手。而此記此傳皆迂全文，誦者知其非迂，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後人於也。曰此則純與傳孰愈。曰純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純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

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與誓之言也。曰此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誦論語者，惑於迂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稽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尔大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迂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純傳色，不同，徒以與誓之言，貽

惑後世。是以詳為之。并庶幾自此。規夷齊者。惟  
當學其求仁得仁。与夫制行之清。廉頑之懦。之  
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於死。此後語孟  
孫道之意可明也。夫荒語孟則二子可師。乃志  
士志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規理明。俯  
仰。浩世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認賢。由  
是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荒史訛則見二子可怪。  
乃羈旅。安人。闔於。是非進退。輕矣。當試不近人  
情。悻。世以去。終自徑溝瀆。而莫知之者。此史

迂之所認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学  
者於此。後語孟乎。後史訛乎。曰如此。則迂無所  
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迂自言之矣。所謂予悲  
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迂之所據。乃一  
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  
詩。往夫子所削。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迂偶得  
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  
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  
稱采艸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感所憤。而

不食人粟乎。粟生于地，人食之，已独不食，則  
食之者皆人。三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  
與同類之人。世誠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與  
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  
真起何當時。此事與一人見之而聆後乎。夫天  
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  
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  
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迂以爲夷齊死矣，悲  
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

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與辟地，辟世  
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  
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  
與。奈何之辭，可也。豈必為殒卒之殒乎。神農虞  
夏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三非  
暴君也。必欲求其私此語者，則自昏穢。戰國至  
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世則世必有遭罹  
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迂而迂，誤  
後世也。或曰：世則魯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

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  
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  
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登粟。親因封  
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國  
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  
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所謂有  
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  
皇二汲二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况罪止討。身  
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

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與之義士所非。亦  
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  
於周衰。世後九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  
百年之間。豈無一士之非武王者。得稔為義士  
各有見也。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証。未  
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  
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  
者。頗同情。其出於孟子之後。為與識東野  
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者



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  
之疑既釋則史近失其所憑藉附會之地豈  
非古今之一快哉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  
世否

夷齊十辨

終

答疑孟

凡十二條并小  
序各條附疑孟

嗟夫異學誤人甚矣。涑水司馬公皇宋碩  
衿君子儒也。惜哉學術弗醇。混淆乎柱下  
漆園。瞿曇之帰趣。蓋其識見不聰。合仲尼  
子輿。是故著疑孟若干條。予讀之竊  
謂所疑早賤淺迂僻。與足容疑。凡知讀書  
者。况輩可以辨其疑。不知學術之迂強曲  
起疑心欤。抑早識不察言徒其意扞格欤。  
甚矣異學誤碩衿大也。可勝嘆哉。今為答

述云：如左 元祿壬辛之夏 日東京

北小河成村謹識

司馬公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辭以疾，豈非其女不友乎？陽角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魯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善於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

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既窮而不悶乎？居鄉黨，恂恂不能言，豈非由之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變其大夫之賢者，女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遜世與悶，冰不蒸也。苟毋失其中，自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答曰：所謂始條理者，智之吏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外其至何再力也。其中非再力也。故聖有數種。  
有聖之清者也。有聖之和者也。有聖之任者也。  
有聖之時者也。孔子集大成與適與莫義之與  
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賢於堯舜遠矣。不與夷  
奇惠同等衛靈公。蚤與道立。其朝見南子。又俾  
盱及公山弗擾。召欲往。何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原壤夷俟。杖叩其胫。何蚤袒裼裸裎於  
我側。由二狀然下疑有不字與之俱乎。伯夷聖之。清者也。至  
之為清。一偏於清。而清處。又有隘處。不立於惡

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是其聖之清處。於  
是即有隘處。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聖之為和一  
偏於和。而和處。又有不恭處。與御人處。由二狀  
不忍去也。再為尔我。為我。自袒裼裸裎於我側。  
再為能說我哉。是其聖之和處。於是者不恭。即  
處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  
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可以事非其君。而吏  
可以不事。非其君。而不事。可以友非其友。而友。

可以不友。非其友而不友，可以羞汙君而羞可。  
不羞汙君而不羞，可以辭小官而辭，可以不辭。  
小官而不辭，言二行二。唯時也。蓋時者當其可。  
之時。謂義者從其宜之謂也。故曰無可無不可。  
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也。宜隘  
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又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  
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  
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也。而成之也。仲子

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  
吾既知其不義矣，世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  
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  
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非不義也。豈更問其  
築乎？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  
故哇之，豈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  
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  
邪？若仲子者，誠水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  
孟子過之，何其甚矣。

答曰兄子母骨肉相連，世一詞疑有傳寫之誤欲離之不可而  
離焉，世一詞疑有傳寫之誤欲離之不可得而離焉，人性知能敬兄  
親母，良知也，良能也。仲子齊之食冰，已之祿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存之居冰已之  
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鴈、二之內冰已之鵝  
冰，妻婢與之，以兄之鵝為鵝，二之內也，不食其  
母與之出而哇之，不敬其兄，不親其母，拂人之  
性，不可勝言也。廉者為夷人倫，狷者為廢大倫。  
仲子亦有人心，去兄離母，豈所願乎？世一詞疑有傳寫之誤然不若

匡章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為甘心，其果去兄離  
母，潔同其妻，處於二陵，不顧兄弟子母，相夷以  
廢人之大倫，其操能充其類也乎？充其操則蚘  
而後可者也。唯知深惡，脅肩諂笑，不與流輩合  
行，為存國士之巨擘也。人皆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何孟子過之其甚乎？

又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  
孔子，二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足，履如  
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

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往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夏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答曰孟子在賓師之位齊王固知宜執主及弟子之禮故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既曰有寒疾不可風又曰朝將視朝苟為實有寒疾何必朝將視朝已朝將視朝為知必實有寒疾齊王將不

就見託疾召使孟子來見冰招賢者之禮也苟冰其招虞人死不敢往賢者豈敢往乎明日出知弔東郭氏之景且氏宿焉使齊王孟子亦託疾曰不能造朝而賢者不受非禮之招冰禮不可以招賢者也正是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又孔子辭孺悲以疾而疾瑟而歌之意君子教人厚之至也孔子之於定哀周公之於成王周公孔子臣也成王定哀君也以其官召居其位奉其尊宜不俟駕

畏事之孟子引曾子之言及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賓主師弟子之禮共君臣之禮不  
同如此君子從禮何疑之有

又疑曰孟子居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  
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守官無言責乎  
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仰食於齊冰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  
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

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答曰官守者居官受職為守也言責者奏言陳  
諫為責也在賓師之位者無官守無言責也孟  
子賓師于齊後仕為卿其自曰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以未為卿而賓師之眩也師於弟子導  
之教之不飽不倦欲成其人其君虽未聆其言  
不信其教當不可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  
責其不得其言則果辭其祿去其位其進退豈  
不綽綽有餘裕哉孟子寬容洪大欲成人厚

之至百世可以取法何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  
其君與所事而貪祿位者皆孟子以自况使倭  
之人私其所為或藉曰孟子於與如之何而已  
不知孟子者疑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  
不識也我見其不知量也

又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  
者乃可伐之存與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存  
之君臣不謀於孟子二二勿預知可也沈同  
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

壞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夫軍旅大  
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  
其宜則民殘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答曰答人之問而後審答不問則不能答沈同  
問燕可伐與孟子答其可伐將使沈同審問而  
後審答沈同不問孟子之責欲使齊王為天吏  
伐無道之燕救塗炭之晉以行王政也何曰勿  
伐無道之燕勿救塗炭之晉也乎然使齊王暴  
伐燕則以燕伐燕也以暴易暴安不知其非乎

苦心民  
下念同



分明是與孟子勸齊伐燕之理也。齊貪暴自召禍。孟子無如之何。二。怒坐視其終委乎。方齊勝燕。取之曰。取之燕民悅。則取之不悅。則勿取。如水益深。火益熱。六運而已矣。孟子唯欲救暴彰二。明矣。賢者經世。憂民斯一。於此斯哉。  
又疑曰。經云。當不義則不可不諍於父。傳云。後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是不諫不教而可乎。  
答曰。父不可不教子。不可不諫父。然教者諫

者皆必以心。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父必將曰。汝今諫我以心。汝猶未也。於心也。子必將曰。夫子教我以心。夫子未也。於心也。父子相怒。則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天下之大不祥也。故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則不祥莫大焉。古者易子而教之。孔子曰。事父母幾諫。父不教子。勢不行也。斯謂也。  
又疑曰。告子曰。性之無分。善不善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生商均，豈陶冶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答曰：性者生之質，天之所賦也。人皆性萬不同，如人面萬不同也。然人渾性，人之性而不有性禽獸之性者，猶面之渾人，而面不有面，禽獸

之面也。人其性不相遠，故曰性相近也。是故人性有善有惡，有剛有柔，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愛親敬長尊師親友之良知良能，不待學慮，皆人之性。而人皆莫不以此為性也。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不愛親敬長尊師親友，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愛親敬長，仁之本欤。尊師親友，義之本欤。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良知良能

也猶其有知飢渴而能飲食也。凡有四端於我，  
有良知良能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也。是以人  
虽有剛柔善惡，無有不善。二惡，二之人也。猶水  
有甘鹹清濁，無有不冷且就下之水也。甘鹹清  
濁，水之性。凡人不謂之性，冷且就下，謂水之  
性也。剛柔善惡，人之性。君子不謂之性，善二  
惡二，謂人之性也。故曰性善也。善哉！孟子性善  
之說，述盡孔子性相近之言，明仁義人之固有。

求在我者也。所謂乃如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是也。何為孟子之言失也乎？謂  
孟子之言失也者，不唯不解孟子性善之說，不  
會孔子性相近之言也。何不會解聖賢之言，漫  
可否之，侮賢者之言，恐不得君子之徒，慙矣。孟  
子沒後，諸家性說不明，聖學不講，道德替微，嗚  
呼可勝嘆哉！

又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答曰孟子所願學者孔子故每言：唯述孔子之言若夫性說坊：屢：与告子及公都子問答詳述明言各盡得孔子性相近之說極好言意整然無容些疑不待以辨焉者孟子之所不好以辨勝人小人之所為也謂君子為之哉謂

孟子以辨勝人者小人之腹評君子胸也鄙哉又疑曰禮君不与同姓同車与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羨諫君而不恥去之可也死之可也君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過之矣若有大過無若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南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

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  
有貴戚之卿諫其君而不恥遂廢而代之其  
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  
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  
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息憤惡其戚閔  
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  
則孟子之言不足格驕君之冰而適足以為  
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答曰貴戚之卿不徒有君臣之義深有親二之

恩也不唯与君同其休戚将与國同休戚也君  
之廢立專於我虽欲去國不得去之故其諫君  
反覆之而不恥則易位異姓之卿專盡君臣之  
義本與有恩親於君也与君同其休戚不与國  
同休戚也義合則就其不合則去虽欲擅君不能  
擅之故其諫君反覆之而不恥則去國正是貴  
戚異姓之卿奉仕之常式各異也然何槩一定  
於是乎或其勲績託任之重或其思志期望之  
遠權義隨官時應機乘勢將有忠君保國之心

以行忠君保國之事貴戚之卿諫君及覆不恥  
易位固可異姓之卿亦可伊尹霍公是也異姓  
之卿諫君及復不恥去國固可貴戚之卿亦可  
微子屈平是也何疑孟子之言為篡奪亂之資  
乎苟無忠君保國之志虽行周公之行全篡奪  
為新莽實轉李斯車裂同之於此干剗心唯在  
其所志如何而已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是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  
也鄙哉欲懼其君危險其言策士奇計賢者為

之可乎疑孟子之言者不察言之甚也  
又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冰為禮貞與飲  
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  
孔子栖遑二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  
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貞與飲食哉急於行  
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  
禮則就禮貞衰則去之是為禮貞而仕也又  
曰朝不食夕不食餓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  
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

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鬻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答曰：君子之仕。將以行所學也。蓋君貴重君子。則不可不信行其言也。苟不貴重。則不可信行其言也。故君子祇就三。祇去三。君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雖其禮與未衰。然其言不行也。則去之。其言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而為其貴重之。將遂有信行其言。

也。則就之。其禮自衰。則其勢漸侮慢之。不可終信行其言也。則去之。其次君子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出門戶。君問之。悔曰：吾大者不能行君子之道。又不能用君子之言也。使君子飢餓於我土地。吾深恥之。是以周之。則受之也。否則。雖窮餓其身。無可兩就。受處則去之也。受其周之。不可貪多。免死而已矣。受君周之。養也。仕將行其言。受其祿。亦養也。何為不免於鬻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乎。君子祇為唯養如此。

又疑曰所謂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親行  
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五霸則強  
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  
皇帝五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此大小高下  
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  
也文具而實不從國家不可保但况能霸王  
虽久假而不斂猶冰其有也

答曰王者堯舜文武是也霸者齊桓晉文是也  
蓋其為君民之父母子民養生喪死

無憾申以孝弟忠信之教四海九列同其風俗  
一其政教字阜二蕩三宇宙如昏其謂之王道也道  
之以政齊之以刑強力制之其民畏服四隣列  
國力不贍者虽欲不服不能一世虽無戰伐之  
禍百姓虽非衣食不足天下不見風俗之同政  
教之一斯謂之霸術也王道以道霸術以術其  
道各異其術不同王霸之殊不唯大小高下遠  
近多寡之間耳所謂性之者其政行無有修為  
調度之迹自是天然浩蕩生負之也身之者天



之於身親行之也。性之身之者，亦之於身者。仁  
於我，以由已行也。假之者，其所行假貸假借仁  
義於外，令之彌之，非已者也。是孟子形容隣堯  
湯武五霸之政，行其德澤厚薄淺深各異也。假  
者，假貸假借之義，不從之謂也。是所謂久假不  
歸，假貸假借之義，心分明也。故曰以力假仁者，  
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也者，割勢制事，力所  
為，所謂驥者，不私其力之力，是以德也者，固身  
固物，德澤所致，所謂驥私其德也。之德也。之德  
三字疑衍

是也。五霸，我力之強，其政假仁義，而以行之。其  
所行唯強力，而虽非己有也。然外列國力不贍  
者，不能不畏而服之。何患其國家不可保乎？非  
不能霸也。然以力服人者，非中心悅而信服之，  
力不贍也。故有大國而後以其力行之，不有大  
國則不能行之。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信服之，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思而服也。故不待有  
大國也。所謂霸必有大國，王不待大，此之謂也。  
又疑曰：虐，昏私，弄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

階以孝。莖二又不格。其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叟必不殺矣。若不能止其未眊，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舜謂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冰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為偽，以

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敢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冰孟子之言也。

答曰：此特言臯陶執法嚴正，舜置法之存一唯舜至孝，吏親和順，則新眊而忘天下，挑應問得分明。孟子對得分明，古之學者設心於實地，致其疑古之學者明道於人倫，吐其言，蓋古之聖

人處人倫難險難處之大困地者無若舜焉本  
是桃應將或蹈其困地設問舜不可有大險難  
事可謂坊間也孟子不問其事在舜不可有不  
可無直就其大險難地明舜至大孝底親之豫  
即是舜欣喜地其為歡樂天下無易之者也說  
書皋陶及舜之心可謂明論也桃應亦不能問  
冰孟子不能對後世區區泛泛從事章句虛誕  
之學者不唯不能對此等明當不能發如此實  
問豈其所能議乎何拘二乎瞽叟殺人与不殺

皋陶執与不執舜竊不竊存問其實可有耶與  
耶疑委巷之言冰孟子之言者不知其學術迂  
僻偏見陋識強曲致疑賢者之言欤抑不會讀  
書不能察言之甚欤予竊失笑不唯此疑每條  
陋疑虽不足辨欲著迂學誤人之甚聊述孟夫  
子之旨趣固慢前賢之罪亦不辭然不慢孟夫  
子我志云再

寬政癸丑夏詰尚德堂藏騰六月晦終業於燈下  
暑熱少薄清風颯至

東里識

